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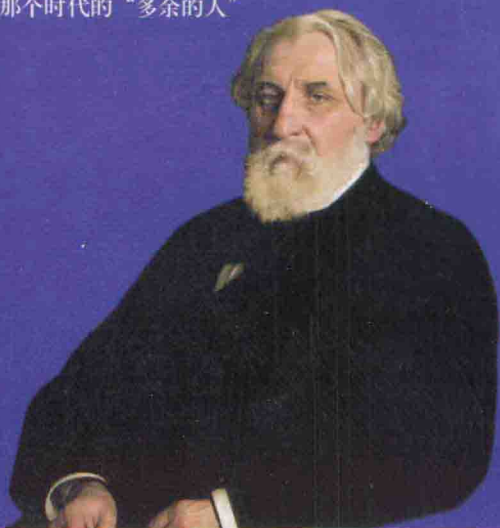
创美文学馆
世界经典名著



崇尚空谈，不善实际，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虽诸多追求，却一事无成

罗亭就是那个时代的“多余的人”



罗亭·前夜

[俄]屠格涅夫 著 李毓榛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罗亭·前夜

[俄] 屠格涅夫 著 李毓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罗亭·前夜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 李毓榛译

· 一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4.1

ISBN 978-7-5057-3278-0

I. ①罗… II. ①屠…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4766号

书名	罗亭·前夜
著者	[俄罗斯] 屠格涅夫
译者	李毓榛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9×1194毫米 32开 10.875印张 230千字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278-0
定价	25.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译者序

屠格涅夫的《罗亭》和《前夜》是我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作品。《罗亭》最早的译本出现在1928年，《前夜》则更早——1921年^①。那时候正是中国人民深受压迫，渴求解放的时代，是仁人志士献身革命的时代。屠格涅夫小说中所蕴涵的那种追求真理，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很容易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而罗亭、英萨罗夫、叶林娜也就成了读者所熟悉的人物，甚至成了衡量人的言行的一根标杆。比如，有的人把那些口头上的夸夸其谈，而行动上则退避三舍的所谓“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叫做“罗亭式”的人。这就是抓住小说中罗亭性格中的某些突出特点来形容现实生活中的人了。自然，作为读者，这样做也无不可，但是作为对这个艺术形象的完整评价就显得不够全面和公允了。

罗亭是个出身贵族家庭的青年，他生活在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腐朽的封建农奴制严重地阻碍着俄国的发展，使地大物博的俄国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先进的俄国人强烈地要求改革现实，废除

^① 见孙乃修著《屠格涅夫与中国》，学林出版社，1988年。

农奴制，罗亭就是这样的进步青年。他学识渊博，思想敏锐，富有辩才，为实现社会变革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但是他的确对俄国的社会现实缺乏深刻的了解，的确不知道应该怎样着手实现俄国的改革。当然，这不能全然责怪罗亭个人。人总是受到一定的历史局限的。一次社会的变革往往是通过几代人的奋斗、牺牲、失败、求索，才能找到正确的途径，取得最后的成功。罗亭是先行者，是启蒙者。他的慷慨激昂，才华横溢的演说让当时的一些追求真理，渴望改革的青年心情振奋，跃跃欲试，但是罗亭却不能，也无法引导他们去实现他所描绘的人生理想，这是他的悲剧。知和行，自古以来就是人生的一大矛盾。知之已不易，行之更不简单。况且罗亭并非全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付诸行动，他想改革教育，他投身于公益事业，但在俄国那个腐朽的农奴制社会中都四处碰壁，最后他感慨地说：“有多少次我雄鹰般翱翔长空，可回头来却像蜗牛爬行，还让人家踩碎了外壳！”小说的最后，作者让罗亭举着红旗，冲上法国大革命巴黎巷战的街垒，死在反动派的枪弹之下。应该说，这是屠格涅夫对罗亭为人的肯定——在俄国罗亭没有找到为革命而献身的机会，而在法国大革命中他却如愿以偿了。

罗亭和娜塔莉亚在阿夫久欣池塘边约会的场面是颇有深意的。屠格涅夫通过这个男女恋爱的情节，一方面展示罗亭和娜塔莉亚的性格差别，娜塔莉亚的刚毅、勇往直前和罗亭的幽柔软弱，恰成鲜明的对照。另一方面，这个情节也揭示了罗亭对待爱情的道德品质。他自知家贫如洗，生活漂泊无定，不能使自己心爱的人得到幸福，而又不愿做一个诱骗天真少女的花花公子，所以只能劝娜塔莉亚向母亲屈服。如果对这个情节作更深层次的理解，那么，它也可以说象征着俄国社会中罗亭们的悲剧命运。受他们的思想所鼓舞而决心跟着他们走的青年，在面对强大的阻力时，从他们那里所得到

的“建议”却是——屈服。这不能不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了。

对于罗亭这个人物，历来的评论众说纷纭。笔者认为，高尔基有一段评论罗亭的话，说得比较实际，也比较公允：“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智慧的贫乏，以及农民对自己任务的缺乏认识——我们就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幻想家罗亭是个比实干家和活动家更为有益的人物。他这个幻想家是革命思想的宣传者，是现实的批判者，他可以说是在开拓处女地。可是，在那个时代，实干家能够干出什么来呢？”^①

《罗亭》（1856）是屠格涅夫所写的一系列以社会政治问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随后又发表了《贵族之家》（1859）。《前夜》是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860年，写的是俄国农奴制变革的“前夜”。19世纪中叶，要求废除阻碍俄国社会发展的封建农奴制已成为全国上下普遍的呼声。屠格涅夫的小说通过莫斯科一个普通贵族家庭中发生的故事反映了这次变革前夜的社会情景。

《前夜》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平民出身的英雄人物，描写为人民的幸福、祖国的解放而献身的革命志士的长篇小说。俄罗斯评论家一般说《前夜》是第一部描写“新人”的作品。“新人”，不言而喻，是相对于昔日的奥涅金、毕巧林、罗亭等贵族出身的“旧人”而言的，“新人”指的是平民出身的主人公。这就意味着，在俄罗斯文学中，以进步的贵族青年为中心人物的时代已经结束，平民出身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成为文学艺术表现的中心人物。屠格涅夫敏锐地觉察到社会意识中的变化，塑造了一个平民革命家和具有“平民意识”的贵族少女的艺术形象，成了开风气之先的作家。

小说的主人公英萨罗夫是个与罗亭完全不同的人，如果说罗亭

^① 转引自（俄）鲍戈斯洛夫斯基：《屠格涅夫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55页。

身上还凝集着俄国贵族青年的许多传统的特点和弱点的话，那么，英萨罗夫的确是个全新的人物了。英萨罗夫是个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保加利亚爱国志士。当时的保加利亚处在外国占领者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他为了将祖国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他目标明确，埋头苦干，有思想有行动，而且意志坚定，坚忍不拔，处事果断，被他的同志誉为“铁人”。更为可贵的是，他不是那种只顾单枪匹马地去奋斗的个人英雄，而是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同保加利亚国内的和在俄国的保加利亚爱国志士都保持着紧密联系，并能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使他们团结一致，为解放祖国的大目标共同奋斗。

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叶林娜虽然仍是一个贵族少女，但却与《罗亭》中的娜塔莉亚有很大的不同。最突出的是她身上的那种“平民意识”，她父亲说她是个“激进的共和党人”。她与身为贵族的父母在思想性格上都格格不入，而却甘愿与流浪行乞的小姑娘卡佳为伍，听她讲那些闻所未闻的贫苦人的故事，分享她乞讨来的一块干面包。叶林娜是个比娜塔莉亚更有社会意识，思想更自觉，意志更坚强的女性。她在英萨罗夫身上看到了她所向往的理想光辉，所以她对英萨罗夫的爱是一种志同道合的爱，是对理想的追求。“她想要的某种东西，那是谁都不想要的，在整个俄国是任何人连想都不想的。”叶林娜的形象历来受到评论家的赞美。俄国著名的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说，在叶林娜身上体现了“几乎笼罩着整个俄国社会的那种几乎是不自觉的，然而却是不可遏制的对新生活、新人的要求”。^①

屠格涅夫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是些优美的女性形象。他有点像《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把那些优秀的品质、优美的外形，都赋予

^① 见《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第295页。

他所钟爱的女性主人公，使之成为那些相形见绌的男性主人公的鲜明对照。娜塔莉亚的果断坚定，映衬出罗亭的软弱无能。以“玩艺术”为乐的舒宾，以当莫斯科大学教授为最终理想的别尔谢涅夫，在叶林娜面前，似乎都成了庸庸之辈的凡夫俗子。她倾心于英萨罗夫，并不是因为他有非凡的艺术才华，出众的学识智慧，而是为他那“解放祖国”的伟大事业，这就使她的精神境界远远高出同辈青年之上。屠格涅夫是善于描绘少女形象的，然而屠格涅夫笔下少女的美，大多不是外表的娇艳，而是一种心灵的美，精神的美，性格的美。叶林娜“身材修长，面色淡白中又显黝黑”，“两只灰色的大眼睛，周围还有些细小的雀斑”，她的目光，她的声音，她整个人身上都带有“某种大家不可能喜欢，甚至令某些人反感的東西”。然而她那丰富的内心世界，独立思考的精神，善良的品德，果断的行动，坚毅的性格，又是那样光彩照人，使她成为俄罗斯文学画廊中最优美的妇女形象之一。

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大都情节简单，人物比较集中，以平铺直叙的方式将读者引入他的艺术世界。他不喜欢设置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把描写的重心放在刻画人物性格上。他一般是先展示他的人物进行活动的周围环境，然后再让主要人物出场。《罗亭》中先从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利平娜写起，继而写到拉兹斯卡娅的庄园，到第三章罗亭才出场。《前夜》也是这样，在展示了莫斯科近郊昆采沃别墅区的生活环境和斯塔索夫一家的人物关系之后，英萨罗夫才出现在他们中间。这样的叙事方式使作者能够从多种角度描写中心人物，将他与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进行对照，烘托，使之成为一个立体化的形象。

屠格涅夫是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有生活中的原型。罗亭最初是以他的好友即后来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为

原型的，但是后来在写作过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形象中融入了许多人的特点，成为一个概括的典型。罗亭在大学时代所参加的波科尔斯基小组是以19世纪30年代俄国著名的斯塔凯维奇小组为基础来写的，对小组中各个人物的描写也大多是以斯塔凯维奇小组成员为原型的。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达里娅·拉赫斯卡娅身上则带有当时上流社会贵夫人斯米尔诺娃·罗塞特的某些特点。斯米尔诺娃·罗塞特同茹科夫斯基、普希金、果戈里等俄罗斯文坛的著名人士都有交往，在文化界享有盛名。正因为她笔下有这些特点突出的真实人物作为基础，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才这样栩栩如生。《前夜》更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的。据屠格涅夫自己讲，他的庄园的邻居，也是他的好友，卡拉捷耶夫在从军去参加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将他未写完的一部自传体小说的手稿交给了屠格涅夫。手稿中写卡拉捷耶夫在莫斯科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也爱他。但是后来这个姑娘认识了一个名叫卡特兰诺夫的保加利亚人，姑娘爱上了这个保加利亚人，而且义无反顾地跟着他回了保加利亚。可惜，这个保加利亚人回国后不久便死了。屠格涅夫后来才知道，卡特兰诺夫在保加利亚是非常著名的人物，他死后人们还久久地缅怀他……屠格涅夫说，“这个爱情故事写得很真诚，但也很粗糙……只有察里津郊游的场面写得很生动，于是我便在小说中保留了它的主要特点。”^①屠格涅夫以这个故事的框架结构写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但对其中的思想内涵和人物描写进行了根本的艺术改造，特别是在叶林娜的形象中融入了当时赶赴塞瓦斯托波尔担任志愿看护的贵族妇女的忘我精神，使这个形象更为充实，更有深意。但是屠格

^① 转引自阿法纳西耶夫所写的《前夜》序言，载《前夜》，俄文版，莫斯科儿童文学出版社，1990年。

涅夫仍有拘泥于卡拉捷耶夫故事的原始情节之处，比如因卡特兰诺夫之死而设置了英萨罗夫之死的情节。当然，英萨罗夫之死增添了小说的悲剧意义，使叶林娜的献身精神得到更进一步的升华。但是从小说中人物的生活逻辑来看，以英萨罗夫在察里津诺郊游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体魄，因为一场疾病和旅途劳累而突然死去，总让人感到有些突兀，使人产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慨和遗憾。笔者以为，这是作家拘泥于原始故事之弊。

屠格涅夫的《罗亭》和《前夜》在我国的流传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对我国作家及其创作，对读者的思想意识乃至道德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每一代读者阅读《罗亭》和《前夜》都有自己的心得和感受，但是小说中主人公们那美好的心灵，善良的品德，为伟大事业而忘我献身的精神，总会给人以启迪，使之身心受到裨益。屠格涅夫作品中语言的优美，人物形象的生动，感情的真挚，都会令读者得到无穷的艺术享受。我想，这就是屠格涅夫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

李毓榛

目录

译者序 /1

罗亭 /1

前夜 /151

译后记 /331

罗亭

一

夏日，寂静的早晨。天空万里无云，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但是田野里依然露珠闪烁，刚刚苏醒的原野上荡漾着芬芳的新鲜气息，树林里依然潮湿而宁静，只有早起的鸟儿在欢快地歌唱。山丘的缓坡，从上到下都是一片刚刚开花的黑麦，山丘的顶上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村落。有个年轻的女人正沿着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向这个村庄走去，她穿着白色细纱连衣裙，戴着一顶圆草帽，手里还打着一把伞。一个小侍童远远地跟在她的后面。

她不慌不忙地走着，仿佛在悠闲地散步。周围，那高高的黑麦，麦浪起伏，那长长的浪波柔和地沙沙响着一个接一个地跑来，不时闪烁着银白、碧绿、淡红的波光；天空中传来云雀清脆的鸣叫。年轻女人是从自己的村庄走来的，她的村庄距她要去的小村不到一俄里。她叫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利平娜。她是个守寡的女人，无儿无女，可是相当有钱，现在她同兄长谢尔盖·帕夫雷奇·沃伦采夫住在一起，她的兄长是退役的骑兵上尉，没有结婚，现在为她经管着她的庄园。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进小村庄，在村边一座破旧低矮的

农舍前停下，把小侍童叫到跟前，让他到里面去问问女主人的健康状况。小侍童很快就同一个满脸白胡子、年迈衰老的庄稼人出来了。

“怎么样了？”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道。

“还活着……”老人回答说。

“可以进去吗？”

“怎么不可以？请进。”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进农舍。屋里又挤又闷，满是烟味……火炕上有人蠕动着呻吟起来。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一回头，在昏暗中看见了老妇人包着方格手巾的头，她那蜡黄的脸上布满皱纹。一件沉重的厚呢上衣盖到胸口，老妇人用力地喘息着，无力地张开两条干瘦的手臂。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到老妇人跟前，用手指摸了摸她的额头……额头热得烫人。

“你觉得怎么样，马特廖娜？”她在火炕前俯身问道。

“唉！”老妇人两眼凝视着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叹息道：“很不好，很不好啊，我的亲人！到了该死的时候啦，亲爱的！”

“上帝是仁慈的，马特廖娜，你会好起来的。我给你送来的药你吃了吗？”

老妇人满怀愁绪地呻吟起来，没有回答。她没有听见问她的话。

“吃了。”站在门口的老汉说。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向他转过身来。

“除了你，她身边没有别人了吗？”她问道。

“还有个小姑娘，她的孙女，可是她老往外跑。她坐不住，是个淘气贪玩的孩子。连给奶奶倒碗水喝，她都懒得做。我也老了，能有什么用？”

“要不把她送到我的医院里？”

“不用，送医院有什么用！反正也是个死。她也活够了，这样对上帝也合适。她连炕都下不来，怎么去医院。一抬她，她就非死不可了。”

“哎哟，”病人又呻吟起来，“好夫人呀，我那个孤苦伶仃的孙女你可不要不管啊。我们的老爷们都远着哪，只有你……”

老妇人说不下去了。她说话很费力。

“你放心吧，”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道，“这些事都会办好的。今天我给你拿来了茶叶和糖。你想喝就喝点……你们有茶炊吧？”她看了老汉一眼，问道。

“茶炊吗？我们没有茶炊，不过可以弄到。”

“那就去弄一个吧，不然我把我那个送来。嘱咐她的孙女，别让她老往外跑，告诉她说，这让人笑话。”

老汉什么话也没说，双手接过了茶叶包和糖。

“再见吧，马特廖娜，”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回头我再来看你，你不要灰心，要按时吃药……”

老妇人微微抬起头，向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欠起身子。

“夫人，你伸伸手。”她含糊不清地说。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没有向她伸出手，而是弯下腰吻了吻她的前额。

“你好好看着吧，”临走，她对老汉说，“一定要按方子上写的给她吃药……多给她喝点茶……”

老汉仍旧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躬身一礼。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来到外面的清新空气中，畅快地吸了一口气。她打开伞，正要动身回家，突然从农舍的房角后面驶出一辆低矮的赛跑用的轻便马车，车上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穿着一件灰亚麻布做的旧长衫，戴着一顶同样质料的大檐帽。看见亚历

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他立即勒住马，向她转过脸来。这是一张缺少红润的宽大的脸，有一对灰白色的小眼睛和一副花白的小胡子，这张脸同他的衣服颜色倒是很相称。

“您好，”他说道，脸上带着慵懒的笑容，“请问，您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看望一个病人……您从哪里来，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

叫做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这个人，看着她的眼睛，又笑了。

“您去看望病人，”他接着说道，“这样做很好；不过您送她去医院不是更好吗？”

“她太虚弱了，一点都不能动。”

“您是不是打算把您的医院毁掉呀？”

“毁掉医院？为什么？”

“随便说说。”

“真是奇思怪想！您怎么会想到这个？”

“您一直同拉苏斯卡娅很熟，似乎您应受她的影响。按她的说法，医院，学校，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毫无用处的空想。好心行善应该是亲自去做，教育也是这样：这都是良心的事……好像她就是这样说的。我倒很想知道，她这是唱的谁的调调？”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笑起来了。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是个聪明的女人，我很喜欢她，也很尊敬她。不过她也会犯错误，我并不是对她的每句话都相信。”

“这太好了。”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回答说，他一直没有下马车。“因为她自己对自己的话也不怎么相信。遇见您我很高兴。”

“高兴什么？”

“问得好！似乎遇见您并不总是这样令人高兴！今天您是这样清新可爱，就像这个早晨一样。”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又笑起来。

“您笑什么？”

“笑什么？您自己看不见，您说这句客气话时那一脸萎靡和冷淡的神情！我很奇怪，说到最后一个字您怎么没打哈欠。”

“冷淡的神情……您总是需要火热，可火一点用处都没有。着一下，冒冒烟，就熄灭了。”

“火给人温暖。”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接着说。

“可……也能把人烧伤。”

“就算是吧，就算把人烧伤吧！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总归要好一些，比……”

“我倒要看看，等您真的被烧伤的时候，您还怎么说。”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把马缰绳一抖说，“再见吧！”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您停一停！”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喊道，“您什么时候到我们家来呀？”

“明天；问您哥哥好。”

轻便马车滚滚而去。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看着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远去的背影。

“真像条口袋！”她心里想。他躬着腰，满身的尘土，大檐帽扣在后脑勺上，一绺绺黄头发乱蓬蓬地从帽子下面直伸出来，他的样子的确像条大面口袋。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沿着回家的路缓缓走去。她目光低垂地走着。临近的马蹄声使她停下脚步，抬起头……她的哥哥骑着马迎面走来，他旁边还有个年轻人在步行走着，他身材不高，穿着一件薄薄的燕尾服，胸口大敞着，领带和灰色的帽子也都是轻薄的质料，手里拿着一根手杖。他远远地就对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露

出笑容，虽然他也看见她一路都在沉思什么都没注意。她刚一站住，他就高兴地走到她跟前，几乎是温柔地说道：

“您好，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您好！”

“啊！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您好！”她回答说。“您是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家来的吧？”

“正是，正是，”年轻人容光焕发地回答说，“正是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家里来。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我来见您。我想走一走，便步行前来……清晨是这样美好，统共不过四俄里的路程。我走到这里——可您不在家。您的兄长对我说，您到谢苗诺夫卡村去了，他也正准备到地里去，于是我就同他一道迎接您来了。就是这样。多么令人高兴！”

年轻人的俄语说得纯粹而又正确，但是总有点外国人的口音，不过也难以断定到底是哪国人的口音。他的脸面有点像亚洲人的轮廓。长长的鼓包鼻子，两只大大的蛤蟆眼一动不动，又厚又红的嘴唇，像斜坡似的前额，焦油般漆黑的头发，他身上的一切都在显示他的东方人的血统。但是这个年轻人却姓潘达列夫斯基，他说他的老家是敖德萨，然而他是在白俄罗斯的某个地方靠一个有钱而又乐善好施的寡妇出资上学、长大的。另一个寡妇为他安排了一个职务。一般来说中年的夫人们都乐意给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充当保护人：他善于寻找保护人，而且也总会找到。他现在就住在富有的女地主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拉荪斯卡娅的家里，当她的养子或食客。他非常和蔼可亲，热心殷勤，敏感多情，而骨子里却是个非常好色的人。他歌喉动人而钢琴又弹得相当好。他还有个习惯，无论同谁说话，他总要盯着人家的眼睛。他衣着整洁，而且一件衣服总要穿很长时间，他的宽大下巴总是仔细地刮得光光的，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